

珊瑚舌雕談初筆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七目錄

老頭子

唐解元佯狂全節

一品會

如意

玉帳

麩炭

羊毛炒

重瞳

尖頭

反房中術

修人匠

詩忌偏枯

潮郡泊績

振興文教

鐙謎

眷屬同游

三十六生肖

辨韻

隋煬墓

倭寇

洋人面貌册

白蠟

古書疑竇

墳樹

判訟葬牒

立碑好名

顧亭林北游事由

朝鮮戡亂

詩同意不同

容與

徽

花露所忌

啄木鳥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七

長洲許起

長洲許起

甫里王韜紫衲栞

老頭子

何義門先生值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仁

皇帝驟至不及避因匿鑪坑中久之不聞玉音乃

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上怒欲置之法

何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父天母

地之謂子非有心詐詢也上乃笑而舍之卽

命出坑穿衣叩首而已以此南書房侍臣相傳爲故事云余謂當時 聖度寬宏愛才若渴驟聞之

際則爲勃然生怒旣必寬釋卽不聞何之解語亦必赦之豈若前明太祖於一字之觸立置死地天生氣量之大小可同日語哉附注韜案一說萬壽無疆謂之老首出庶物謂之頭吳天其子謂之見與此小異

唐解元佯狂全節

吾吳唐解元六如才情富麗宸濠甚企慕焉嘗遣人持五百金至蘇聘之旣至處以別館款待優渥六如

住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適
宸濠命人饋物至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訶使
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者耳遂遣
之歸不久而變作六如至晚年寡出雖與衡山交甚
厚亦不時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來畫
者攜酒造之酣飲累日雖任適放誕而一毫無所苟
且其詩有閒來寫幅青山賣不受人閒造業錢之句
其節操風流概可想見今市井竟信三笑傳奇目爲
風流才子猶之蔡中郎世俗以琵琶記爲口實俗語

不實流爲丹青可一噓也

一品會

少時嘗聞一久宦都中罷游林下者云康熙初神京
豐稔笙歌清讌達旦不息眞所謂車如流水馬如龍
也達官貴人盛行一品會席上無二物窮極巧麗王
胥庭相國熙當會出一大冰盤中有腐如圓月公舉
手曰家無長物祇一腐相欸幸勿莞爾及動箸則珍
錯畢具莫能名其何物也一時稱絕至徐健庵尙書
乾學隔年取江南燕來荀負土捆載至邸第春光乍

麗則之而挺爪矣。值會期，乃爲煨笱以餉客。去其殼，則如玉管中貫以珍羞，客欣然稱飽。咸謂一筍一腐，可采入食。經余以爲邇來富貴家用一品鍋，亦此遺製歟。

如意

大姚大覺寺在澄河邊。一日，余以事經過，風阻泊舟，遂入寺瞻仰。寺本宏敞，有穴房幾處，大半坍塌。僧寮亦寥落，僅五六輩。見其案上有如意一柄，長幾二尺許，製度殊恆。僧云：鄉農在此河中鬻泥得之，而捨於

此者細審知是伽楠香木所琢余正把玩之際來一
老僧曰居士能知此物之始耶余曰略知盍言之曰
晉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齊隱士明僧紹高祖賜
竹根如意梁昭明太子武帝賜木犀如意此皆古之
爪杖也以背有癢手所不到用此搔爬如人之意故
謂之如意卽今之搔背爬古時骨角竹木五金之屬
無不爲之而又有雲頭屈曲者竟不知始於何代汝
釋氏以爲文殊執之豈亦以搔癢耶老僧曰非也此
乃吾輩上堂時執此以登講席私記祝辭問荅於柄

視之以備忽忘猶前代朝笏之意也出寺潛詢鄉人始悉此老僧係干法諸生去俗而覓遁釋來此纔三月耳

玉帳

或問杜子美詩云空留玉帳術愁煞錦城人玉帳何謂也適余前一日於兵書見之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也

麩炭

麩炭卽浮炭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鑪麩炭火陳無已典酒務官託買浮炭則麩浮二字可通用矣

羊毛痧

嘉慶甲子秋冬之際昆明疫氣大作死者無數鼠先人死病人皮膚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卽所謂羊毛瘟也相傳天燈可以祈禳一時風靡各家門首樹竿懸鐙火光燭霄漢限滿一百八日始罷計清油之費逾萬金亦異事也當時有詩云羊毛著物

能生死鼠鬼隨人有後先之句至咸豐三年夏五六月閒地上生毛凡街衢巷陌及人家庭除無不有之毛色白或帶灰色長一二寸許形似羊毛如草之生於地焉於時病有傳爲羊毛痧生於病者之背余初不信一日於里南雅盟濱馬氏忽值陣雨畱憩其家馬農婦時患發熱體痛四鄰咸以爲羊毛痧如法用乾麩半觔燒酒拌和搓成糲向病者背旋轉纔三四徧剝開麩糲見有細絲拔出則宛似羊毛屢滾屢有至四五十根後漸微而絕病遂愈矣於是歸後遍檢

方書於痧證中果有此名因天氣鬱勃潮溼酷熱夜不能睡將曙露懼承涼風中有絲乘虛而入者也惟地生之毛仍未詳解或謂災異未幾果遭兵燹焉

重瞳

聖賢而重瞳者堯也舜也顏回也見荀子王侯將相而重瞳者項羽也王莽也見劉勰新論又有呂光也李重光也沈約也魚俱羅也北漢劉崇也謝枋得也明玉珍也釋老而重瞳者陸靜修也睦州道明禪師也卓儼明也近代則罕見之余於庚申秋冬間松江

城外戰艦之旁見有一武弁眷屬船中坐一少婦姿首絕世左日亦重瞳也後三年餘有一弁捧檄至申江採辦火藥偕容過我寓齋恍悟曾見之於松江城外僅知其爲黃姓詢之果然因問以眷屬平安黃忽泣然流涕訝詰其故黃固武夫心坦直無所諱曰婦卽細君也姓邢名秋燕目有重瞳子後被巨僚見而奪之載往都中傳聞又爲貝勒所占今則不知矣余乃勸慰之曰世間取旤之道莫如女色最速況色愈美旤愈烈理所必然毋庸抑鬱於懷弁爲感悟由是

思之近今重瞳絕無僅有而如此婦之轉徒無定條焉易人雖所事無非軒冕其如節義何然則重瞳亦何貴重之有哉

尖頭

今之仕途中善於鑽刺名之曰尖頭蓋頭方則不能也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唐時已有此語矣又平頭奴子擎履箱武帝河中之水歌也後人呼小奴曰平頭本此

反房中術

梅伯姚孝廉曰廣西有蝥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著男子陰莖卽消縮不舉昔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蝥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余曰曾見陶九成輟耕錄記佻僇少年售淫藥被人左使致終身不舉疑卽此脂也梅翁亦以爲然後偶閱孫思邈千金方云鹿脂亦能痿縮人勢

修人匠

天下之物古有而今無不可枚舉今有之而自古無之如火輪舟車電氣通標以及電燈氣球之類隨時

隨地而出正未可限量也有客從歐西歸言及耳聞
一事頗屬奇怪非惟亘古未有而亦近來外國所罕
聞者也客備述在外洋十餘年一日忽遇一別國商
船來其國貿易見上有女客四五輩竝皆美姿首世
所罕儷商亦華人也見客華產遂感鄉誼拉登船彼
此操華語各訴出外遨遊其中甘苦悲忻不一而足
相與歔歔流涕於是畱客小住船中性情契合無事
不談客間及眷屬娶自何國抑何美且眾耶商聞之
蹙然曰某於一歲遇颶漂泊幾一晝夜攔於海島島

上夜叉無數曳吾船入港忽見數十美人羣至船邊
觀覽卽遣夜叉將船中老幼盡行攫去老者煮而食
之少壯者安置一所削竹木爲鬪每鬪剖而爲二一
插吾儕首一聚於一處各美人環而繞之焚香祝告
再拜而拈之照鬪而分大約五六人合得吾儕之一
某於時魂已離體誓死不從吾儕中喜不自勝者有
之貪心不足者有之得隴望蜀者有之二三年閒大
半爲藥渣惟吾猶存客知美人之美天生成者耶抑
倩人力爲之者耶客以爲無鹽嫫母斷不能作西施

夷光孰知其國中無分男女無一不醜類夜叉者十
年前彼國挺生男女兩聖人男專修女相女專修男
體修男之法垂成曾偶試之居然一偉丈夫焉惜乎
技未成而遽死獨修女之技既成且精大行於其國
任其醜態駭人無不立變爲美且豔焉其修也令醜
人裸體橫陳將一物如皮如紙渾身包裹解下宛如
一具人皮惟半截者居多儻欲下體兼美則必全身
爲之凡人容貌妍媸悉在五官長短高下各有其度
今將凸者平之壅者低之闊者狹之窪者滿之一經

修爲無不巧合骨格既整丰致自生於是舒而蒙之
從背縫而入自首項肩背手臂胸乳無一不稱無一
不美醜人中多金者翳脇腹臀以至足跗無一處不
使轉醜爲妍其妙處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若卸而卷
之大如束筍重僅五銖一種溫柔軟細香滑之妙口
莫能達自洗濯外未嘗一露本來面目聞國人云醜
人性淫愈醜亦愈淫彼具美人之皮者卽非登徒子
遇之亦將中其計矣彼所謂聖人者實一修人匠也
聞此匠今者且病奄然垂死惜此技竟無繼起者某

於當時決意不從至四五月後漸悉其人竝無惡意且善治生計不過房中事戕身如利斧某因與之約法三章故得苟延殘喘然某年未四十髮已蒜齒將墮矚腳疲輒未始不害於彼之聖人也客今所見皆皮相耳若覩廬山真面定當嚇死客聞之喟然曰甚可惜也今中華安得此千萬修人匠造成億兆具人皮庶使好淫者蒙之以逞慾或不致自慙其醜然人而哉

詩忌偏枯

甫里清風亭詩社一月兩舉每期約六七題諸同人
畢至不下蘭亭雅集之數幾年來詩卷山積然字句
有疵者亦不少社中延族叔息岬師虎炳執牛耳爲
騷壇盟主命題分韻皆出其手一日社集亭中忽殷
殷雷聲聞牆外牧童相呼指點龍挂處社友匆匆散
去惟師與余尙在亭方欲渡橋陣雨如注仍退坐亭
中相對談詩偶言及前明李西涯當國時一日有一
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卽
席賦詩爲贈汪石潭詩最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

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眾人傳玩以爲絕佳遂
呈橐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眾皆
愕然請問曰吾輩以爲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
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
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眾請西涯續
之西涯卽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眾始歎服余
因是得識偏枯之病

潮郡治績

咸豐年閒佛山鎮紅巾揭竿而起四處響應粵垣幾

危旋西人以事踞城潮郡固多莠民擄人勒贖靡事
不爲白晝鳴鏑探丸道路爲梗地方官至不敢詰積
年所逋租賦無算不得已舉方照軒軍門耀出而撫
治軍門夾袋中所有莠民頭目羅列姓名無不具次
第擒得之立寘重典餘悉遁走遠方境以大治於是
興水利築堤岸變斥鹵爲良田一切建置皆軍門捐
己貲爲之不取官錢也自軍門鎮撫潮郡懷德畏威
前良民之散於四方者咸來歸力田供職幾於路不
拾遺戶不夜閉一時治績之隆媿美前古卽以軍門

爲兩漢循吏夫何愧焉壬午仲夏王紫詮廣文從粵中旋里爲余述之如此

振興文教

潮郡自經韓昌黎蒞治後文教聿興彬彬焉爲海濱之鄒魯迄今餘韻流風猶可想見道咸閒屢經兵警文學漸衰白葦黃茅幾於一望皆是方軍門鎮撫潮郡怒然憂之遂自捐廉俸設金山書院修葺之費幾及數萬金特延潘任卿衍鎰爲韓山書院山長先器識而後藝文遍處設立義塾舉品端行方者爲之師

購置經史子集藏於書院俾肄業士子入而披覽凡
列前茅者優其獎賚於是遠近之儒無不爭自濯磨
以實學自勵不數年詞章彪炳與海內抗衡皆方軍
門鼓舞之功也直足與昌黎後先輝映矣紫詮廣文
每言及軍門輒有知己之感謂其愛才下士出自性
真曾小住潮郡衙齋日偕游謙歎待之優雖李相之
於樊川無以過焉近今如方軍門者有幾人哉

鐙謎

湖州筆賈楊升瑀嘗言其家鄉風俗每遇張鐙之夕

好事者率懸燈謎於市有某者食餼府庠頗負時望生平酷好爲此而心思靈巧往往出人意料以故所製燈謎一出遠近觀者如堵某年有一過客見其懸一謎云一甲五名打易經五句客索筆於眾大書曰某乎汝莫不是爲鼈爲蟹爲羸爲蚌爲龜乎合市聞然某雖恨其刻薄然不能以爲非是酬以應得之物而去次日喧傳一郡以爲笑談而某自是戒不復爲此戲

眷屬同游

吾吳每於春秋佳日大啟園林招人游覽士大夫往往率領姬妾子女雜沓於稠人之中以爲樂事余意非之弢叔曰子不記司空圖與劉几故事耶余曰否否司空以墜笏放歸布衣鳩杖有鸞臺女僕常隨與野老同席劉則築室嵩麓號玉華子每乘牛吹鐵篴使二妾蘆草芳草竝吹竹篴和之嵩人目爲地仙如此惟司空與劉則可非司空與劉則不可況不在園林也座客聞之皆曰然弢叔乃幡然曰吾過矣

三十六生肖

十二時凡三十六禽子爲燕鼠蝠丑爲牛蟹鼈寅爲
 狸虎豹卯爲蝟兔貉辰爲龍蛟魚巳爲蟾蚓蛇午爲
 鹿馬獐未爲羊鷹雁申爲貓猿猴酉爲雉雞烏戌爲
 狗狼豺亥爲豕雌豬說見五行大義惟亥之所屬豕
 雌豬雌似猴獸也而豕乃豬之總名並非二物不若
 申之猿猴酉之雉雞同類而實異恐統計只有三十
 五生肖耳又見六壬書十二辰配二十八宿星象惟
 子午卯酉四辰每辰三禽而卯之蝟易狐餘皆每辰
 兩禽而亦有不同丑爲牛獬寅爲豹虎辰爲龍蛟巳

爲蚓蛇未爲羊犴申爲猿猴戌爲狗狼亥爲獮豬并
分派日月五行二十八宿只得二十八禽當俟博雅
君子攷之

辨韻

韻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
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後
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調四
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戈果過郭鉤苟邁穀之
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爲牽合者也蓋質本眞之轉拂

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穀本公之轉耳脂轉質非轉
拂未爲不可但韻中他字強轉之卽多窒滯況戈果
過若轉入聲當是谷不當爲郭鉤苟邁若轉入聲當
是革不當爲穀也嘗與山陰壽同石進士九齡計論
及之

隋煬墓

咸豐初年有邗江蔣菰邨孝廉嶼僑寓里中與余爲
萍水交一日偶言揚州故實云及隋煬帝當時被弑
後殯於流珠堂今揚州寶祐廢城也繼得葬於吳公

臺下雷塘之南貞觀中以帝禮改葬塘北土人呼爲
皇墓墩老農言下有隧道鐵門嘉慶中阮文達爲積
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太守伊墨卿書碑立之遂
昭然於塘上焉忽一日菰邨應向軍門之召來余齋
作別自去金陵至今杳無音耗未識大經兵燹之後
蔣與墓俱得無恙否

倭寇

道光廿二年英夷入寇瀕海居民多受其害旋立和
約許以五口通商其事乃定於時余年尙少憶先大

母沈宜人誨起曰嘗聞父老云明嘉靖開新安徐海
一無賴子通洋貿易資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
輩誘倭寇入而倡亂驅煽沿海貧民聚而爲寇聲勢
頗張實則不過千人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三千之
眾欲擒一賊無能也無他承平日久民間累世不睹
兵革豈能單衣而扞鋒刃至於汛師水哨皆同兒戲
調至客兵土兵不諳川原形勢且先有魚肉居民之
心無異於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宜乎曠日糜餉縱
賊流毒於數郡數十縣之間釀成東南一大害而其

原不過起於通洋貿易無賴之一徐海甚矣通洋之
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今日和而後日叛
不利而轉成和反覆無常自夏商周迄今戎狄侵邊
畏強凌弱亘古不變今幸和約已成兵氛暫息然中
國從此多事他日其可問乎小子誌之

坊注王翰曰
沈宜人之深

識遠慮今之鬚眉且愧之而乃
見之於巾幗女子中亦奇已

洋人面貌冊

面貌之不同外國人尤甚余客海上時略爲審辨如
歐羅巴洲人面長圓皮色白鼻高頰紅髮有數色亞

細亞洲人鬚髮黑直額凸鼻扁面色赤眼長斜阿非利加洲人皮黑如漆髮卷如羊毛頭骨厚窄脣大口闊鼻準聳下頰凸米利加洲土人皮膚紅銅色髮黑硬而疏額闊眼窩深嗎喇海洲人皮棕色髮黑密知此形狀一見便識詢之百不失一

白蠟

白蠟產於湖北每年二三月閒居民進夷洞收買蠟蟲凡蟲一斗價銀一兩四五錢亦有時貴賤賤則銀兩許貴至二兩外其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置

女貞樹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捲
抱樹枝瑩白成片九月閒採取煎熬成餅焉余避兵
江北時有湖北友人言之甚詳當不誣也

古書疑竇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
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山
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
豈禹時所有耶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
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

地園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
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
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
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
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
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邱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
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邱明安得紀之左傳汲
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
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秣始云起牽牛一度

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秣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秣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歌似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伴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厮豨鯨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遂成千古疑竇至使好

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令人難解者也

墳樹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春秋緯天子墳高三
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
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則庶人亦樹松柏
是僭天子諸侯之制也欒卽木蘭又橙之別種有二
一曰朱欒一曰香欒今時楊柳無有施於墳上者又
案庾信傷心賦云維棘維欒蓋植棘於墓旁以禦人
往來所謂欒者卽指欒樹耳近見吳兆宜注云引詩

棘人樂樂兮殊堪噴飯

判訟葬牒

南匯民有母再醮於上海亦生一子母死之日二子各欲葬之爭而成訟時劉松巖中丞蒞上海令任余見其判牒云生前出醮既遠拋稚子之心抑何忍耳死後歸墳能重覩先夫之面免其醜然遂令後子收葬焉

立碑好名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然未有好名如杜元凱之甚

者平吳之後立一碑於峴山之巔復沈一碑於水中
曰安知後世不爲陵谷乎夫元凱所憂者陵谷之變
遷耳倘或如班仲升碑遇姜行本磨去舊文以頌陳
威靈則碑版依然故物姓名已易他人鵠有巢而鳩
居張有冠而李戴其柰之何夫人之所以垂名後世
者初不係乎碑也禹皋伊且當時未嘗立碑壽於天
壤仲升之碑雖磨仲升之名不磨也元凱平吳之功
春秋之傳自足以不朽矣何藉此山頭一片石乎楊
瑒有言曰事益於人名書於史足矣若碑頌者徒遺

後人作石耳其識高出元凱一等然吾見州郡之
庭廟祀墟墓間豐碑矻立雖不作石誰其過而寓
目之其人既與草木同腐其名安能附金石而長存
哉

顧亭林北游事由

顧亭林炎武字甯人原名絳崑山故世家也年十四
爲諸生屢試不遇由貢士兩薦授樞曹不就崇禎之
末祖父彝源先生暨兄諱緝孝廉君捐館一時喪荒
賦徭蝟集以遺田八百畝典於葉公子券價僅當田

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甯人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
之至十之六遽逢國變公子者素倚其父與伯之勢
凌奪里中其產與甯人田界偪鄰見顧氏勢衰蓄意
吞之而甯人自母歿後絕蹟居山中同人不平代爲
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甯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
子鉤致之令誣甯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
甯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奔告
公子公子挺身出與甯人訟執甯人囚諸家奴室脅
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甯人比刑官以獄

上坐甯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
知是獄寃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
乃移獄雲開守坐甯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
怒遣刺戕甯人甯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
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
十人乘閒劫甯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甯人度與
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同人之知甯人者攜
尊榼送之郊此說得詳於顧滌庵師

朝鮮戡亂

壬午秋閒朝鮮亂黨作難與日兵圍於衛焚日使署
脅君戕妃國中大擾一時幾與日人構巨釁幸馬觀
察眉叔丁軍門禹廷片帆飛渡定亂俄頃曾不浹旬
擒其渠魁罪人斯得餘黨自散先戒日人毋動特爲
弭變言和來耳卒與日人釋嫌講好而歸說者謂此
一役也詹叔周旋於兩國之間不動聲色大亂克戡
睦鄰柔遠惠保小邦聲施爛焉非謀猷素定安能若
是哉詹叔精通西學識見高遠不獨語言文字已也
而尤深於西律幼曾讀書於法京巴黎大學院屢列

前茅考授律師曾隨李丹崖星使出駐德國游歷歐
洲各邦於泰西情形有若洞垣一方今李傅相最爲
器重延佐幕府歷以試艱鉅重任亟贊其能特忌之
者眾時思從而媒蘖之然公道具在卒不能掩其功
也磨礪在宮天譏司命自古才人同此浩歎

詩同意不同

詩中有同指一物而句意雖不同然皆佳妙一則如
王維云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
老杜云好把茱萸仔細看又杜云魚吹細浪搖歌扇

李侗云魚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
又白樂天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李賀云桃花亂落如
紅雨王勃云朱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猶上
之魚戲茱萸亦各有佳妙處如宋人之必欲分其優
劣真蛇足矣

容與

石林詞誰採蘋花寄與又悵望蘭舟容與或以爲重
押韻遂改爲寄取殊無義理蓋容與之與自音豫乃
去聲也揚子雲河東賦云靈輿安步風流容與注天

子之容服而安豫與讀爲豫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
與注閑舒皆去聲

徽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
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
皆敗甃古雋略云黃梅雨當作徽因雨當梅熟之時
遂譌爲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
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徽小暑
得未出徽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

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徽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嘗易地而論余案諸記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卽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卽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占徽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干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值焉烏足以限徽氣乎徽或作霽

花露所忌

珍珠蘭其香絕世根有毒食之殺人故蒸花露者忌之茉莉花蒸露其氣極臭

啄木鳥

同邑殷茂才紫僊福保余之女夫也心性聰明讀書不求甚解而辨析意義則又不爽累黍帖括應制詩賦書法無一不精閒吟五七言古今詩得晚唐氣象變植花木齋前購有西府海棠一本高八九尺枝幹曲屈宛似虬龍又雜植牡丹山茶紅白瑞香等花皆

異種也花時五色紛披如爛錦奪目令人幾疑墮入
眾香國裏生於飲食素性淡泊肴核中不脫黎祁又
自少嗜飴常患齒痛屢治不止一日有東鄉田佃來
饋熟鳥三四頭適生齒痛還之曰齒痛無福消受佃
曰小人固知之特地覓此以療齒患耳生卽忍痛咀
嚼漸覺痛緩一食頃幾頭咀嚼將盡而痛已霍然佃
尙未去也因叩其此鳥何名何處覓得此法從何知
之佃備述兵災時曾有一老人投宿草廬爾時老母
亦患齒痛呻吟之聲徹於戶外此老因命小人捕此

鳥糞食之僅食一翼今老母年將九十猶能齧萌芽炒豆齒痛未曾略發也此鳥卽啄木鳥也據當日老人云凡齒痛無論風火終不離乎蟲之爲患啄木鳥性嗜食蟲雖蟲深蟄木中尙能啄出鳥肉之性大抵殺蟲而已自後應無齒痛之虞翌日余就甥館生縷陳之且問方書曾載此鳥能止齒痛否余曰不須方書子何忘荆楚歲時記乎有以五月五日野人取啄木主齒痛句又淮南子曰斲木愈齟齬說文曰齒蠹也卽此兩書鑿鑿可攷由今觀之頗屬効驗惟人讀

書多不畱意故不能深究其所以然耳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七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八目錄

千叟宴

壽民

本朝文人多壽

倉子硯

難產經驗方

諸生爲天子

瘞琴銘

獨見通中

棉布之始

鐵畫

先生

東坡詩識

王文簡補證

理學家以庵字爲別號

塗黃

詩法在摹寫撐幹

雕談初筆卷八目錄

一

勞隱王以飛
遜叟手校本

竊蟲

鸚鵡指

批刺查明

談星

南谿泛權圖

梵語

貶謫名媛

佞湯廉香

寶貨錢

染鬚髮

海上三奇士

拗設電線

用兵神速

姓爲姓姓爲名名似姓

精舍

丫頭

蓋祿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八

長洲 許起 王瓠 著

甫里 王韜 紫衲 栞

千叟宴

康熙癸巳 仁皇帝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

預宴者凡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 純皇帝

以五十年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三千九百

餘人各 賜鳩杖丙辰春 聖壽躋登九旬適

逢 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

者凡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至以十數計皆賜

酒聯句百餘年閒

聖祖

神孫三舉盛

典使黃髮鮐背者歡飲殿庭視古虞東序養老之

典有過之無不及焉眞熙朝之盛事當今皇

上沖齡御極他日壽屆期頤續舉盛典定當恩

賜有加人數亦必更有增焉者也

壽民

乾隆五十八年廣西應山縣一百四十二歲壽民藍

祥蒙恩賞給坊銀緞匹復給以六品銜茲御製

詩篇匾額以 賜吳縣潘榕皋農部恭紀一律云和
風鼓化宇粵海奏耆民豈意百齡後重開四十春
恩綸從驛遞 睿藻自天申史氏徵奇瑞無須紀鳳
麟聞其當時精神矍鑠過此不知又活幾何年太平
人瑞史册所罕見也邇聞壽臻百齡以外者雖不能
每州郡皆有而每省當不乏其人無如未蒙有司題
奏致使湮沒無聞然亦足以見中興之氣象也

本朝文人多壽

王弇州著文入九厄使人閱之索然氣盡余案 本

朝文人享盛名而多壽考者殊不乏人茲爲略舉一

二已可證王之失如王文簡士禎七十七朱竹垞彝

尊八十四尤西堂侗八十五沈歸愚尙書德潛九十

五宋漫堂攀七十二查初白慎行七十八方靈皋苞

八十二彭芝庭啟豐八十四袁簡齋枚八十二馮孟

亭浩八十三錢辛楣大昕七十七紀曉嵐尙書昫八

十二程易疇瑤田九十彭芸楣元瑞七十三董蔗林

誥七十九姚姬傳鼐八十五翁覃谿方綱八十六梁

山舟同書九十三趙甌北翼八十八王蘭泉昶八十

三阮文達元八十六嚴鐵橋可均八十二郎蘇門葆
辰七十七張秋水鑑八十三朱蘭坡游八十二宋于
庭翔鳳八十五鄧湘皋顯鶴七十五陳碩甫奐七十
八錢警石泰吉七十三包慎伯世臣八十一何子貞
紹基七十五吳讓之熙載七十二汪叔昉七十八章
紫伯綬銜七十二其餘七八十者尙屬不少

增注
案觀嘉

定錢竹汀疑年錄海鹽吳氏平湖錢氏歸安陸氏
續錄再錄三錄所載文人而享大年者不勝枚舉

眉子硯

葉小鸞眉子硯其式畧圓兩頭尖細池如偃月紫碧

色背有兩絕句小鸞自題也平江王養初壽庭曾得此硯出以示余因憶其詩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籠金鴨煙明窗小几展吳箋開籤一硯櫻桃雨潤到青琴第幾絃

難產經驗方

近時治難產之方益多然或驗或不驗而神效者絕少今因藝蘭而得一方則百發百中者覓春蘭素心花一二朵沸水泡湯并花吞下當卽脫然墮地或難

至數日不下者亦屢試屢驗紅心者忌用蓋素心秉
天地靈氣芳馥無比服之則滿腹芬芳濁氣下降生
機自然流動儻購集此種逢春賞玩兼可濟人亦一
舉而兩得之也但花開三四日卽宜翦下以免香消
力竭用礦灰甃瓶安置勿使洩其香氣以備不時之
需

諸生爲天子

甲戌中秋讌集清風亭諸同人賦詩玩月忽來兩人
闖席談唾瀟陋時文不絕於口座有一客憎之謂余

曰諺云秀才謀逆終身不成是何故歟余曰此諺特爲近代設耳若古之諸生爲天子者亦不乏人兩人隔座聞之忻然起立曰請言其詳余曰據鍾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梁武帝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陳書文帝紀朕自諸生頗爲內足而家敦樸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只此三人皆以諸生爲天子特其胸中斷非僅有爛時文幾篇耳兩人媿退

瘞琴銘

世之贗物古銅玉器尤多僞造賞鑑家辨之爲難如法帖則翻版益多然第當取其書法之妙更不必論其眞贗也卽李北海自鈐其書詭以黃仙鶴刻知其事者已寡若瘞琴銘則同里潘驥雲明經自刻悼亾之作託名顧升升其小字顧則外家之姓也今摹此帖者莫不寶之爲小唐碑往往詩文中俱以此爲古人手蹟焉亾友蔣劍人亦認爲唐時物嘯古堂集中有詩紀之汪允莊女史端自然好學齋集中有古風一首石梅孫徵君渠葵青居試帖亦以此命題亦知

顯慶二年實嘉慶二年乎碑版余曾親見於其家至咸豐末年驥翁之長孫春伯將此碑版售於郡中易得佛頭五十枚當售時碑肆中人爭購之咸以爲眞唐古物

獨見通中

余於道光年間肄業郡城時與元和盛艮山樹基聚首茗寮忽來一少年卽盛之高足也相與閒語生因撫二典問曰通中獨見不識何謂艮山一時無以對乃顧余曰君知之否余曰通中二字得未曾見獨見

應是閨閣中卧鞋名也但忘其出處後從友人齋中
獲見白雲遺稿一冊隨手翻閱忽見和孫陶庵銘詩
有云粧罷桃笙尋獨見夢回茉莉入通中自汗通中涼枕名
數十年闕疑一旦豁然不覺忻幸緣是細繹遺稿弁
言始知作者姓洪名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乾隆
朝江陰女子也才貌雙絕往來盡屬名流蓋馬湘蘭
王修微之流亞也年未四十而死

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

棉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浯溪云
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
爲布是卽白氈然今吳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也而
其用與木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
地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於地頗
茂有一媪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捍彈紡織
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矣案小爾雅釋
名及孔叢子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鐵論
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

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別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於冬耳孔博士論語緼袍注云緼桌著也邢疏謂雜用桌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擣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後世爲功殆過於蠶桑歟而皆開自黃道婆一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蠶同列祀典乎

鐵畫

蕪湖鐵工湯鵬能鍛鐵作畫凡花卉草蟲山水人物
屏幃無不精妙其山水巨幅必曠年乃成世不多見
次皆徑僅二三尺小景耳當時好事者力爭購之範
以木懸諸壁宛如焦墨畫幅余家舊有尺許者十六
幅可合四面以成一鏡每幅價值數金且不易得湯
既歿他工效爲之終不逮也梁山舟侍講王廷和觀
察俱有詩紀之敝齋四鏡自里遭赧寇俱失惟葉評
事沈司馬家粉牆上依然無恙

先生

先生之名尙矣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
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
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方正學謂君子之於
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媿而後可況先生
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噫而今眾人皆醉誰爲先
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亦不以爲媿近更
大謬不然矣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暨
卜星相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廟道而先生

之矣甚則說平語者無分男女而先生之矣更有荒唐如俗稱烏師而亦先生之矣烏師者妓樓中以絲竹和妓唱之厮舉世波靡甚可歎也

州注妓樓以絲竹和曲者本謂

之司督一轉音之誤也

東坡詩識

古來詩識之驗莫如東坡如游金山寺詩云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眇飈天之雲濤人以此語爲晚年遷謫之識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

仙潘後數年果因醉赴井跌坐而死人皆異之然則坡固不獨自識且又識殺潘谷亦奇已

王文簡補諡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醇謹稱職

仁皇

帝甚加優眷因與理密親王酬倡爲

上所怒

故以他事罷官沒無卹典

純皇帝與沈文慤

公談及近日詩道中衰無復曩日之盛沈公乘閒曰因不讀王某詩蓋以其卒無諡法無所羨慕故也

上因命同韓文懿焚補諡焉

本朝理學諸公多以庵字爲別號

柏鄉魏公裔介曰貞庵安谿李公光地曰厚庵吳江
朱公鶴齡曰愚庵太倉陳公瑚曰確庵睢陽湯公斌
曰潛庵上蔡張公沐曰起庵登封耿公介曰逸庵新
安崔公洪曰恥庵嘉興施公約曰博庵海甯朱公朝
瑛曰曩庵崑山葉公方諱曰訥庵

塗黃

六朝以後婦女塗黃爲飾幽怪錄載神女智瓊額黃
又梁簡文帝詩云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閒黃又溫飛

卿詩云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張泌詞云依約殘眉理
舊黃遼俗尤盛塗黃以爲佛妝至元明以後此風遂
革而今婦女面額之間則不須塗而自黃矣何也傅
粉之盛無過於此時無論大小百家婦女咸愛調粉
滿面塗撲宛同堊匠不知粉性香燥能燥肌脂久之
膚爲之黃晨起洗臉無有不如金裝佛面者

詩法在摹寫擗斡

族叔息峒師云詩家作法雖多要不離乎摹情寫景
健字擗柱活字斡旋者近是如杜詩中落雁浮寒水

飢烏集成樓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景到之語也如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是情到之語也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是景中含情之語也如影著嘒猿樹魂飄結屋樓正愁聞塞篴獨立見江船是情中含景之語也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是情景相融不能區別者也更有一句說景一句說情者如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是也有一句說情一句說景者如白首多年病秋天

昨夜涼是也有一景一情兩層疊敘者如野寺江天
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
帶川雲自去畱禪枝宿眾鳥漂轉暮歸愁是也如紅
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
與歸字貧與老子是撐柱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
時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因字是
幹旋也撐柱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輪作文亦
然詩以字文以句

竊蟲

雕談初筆卷八

十

張氏王氏藏
選叟手校本

人家往往有蟲聲小且微而其響歷歷細聽之宛如
時辰表輪旋之音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粒
胡麻形似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
作賦比之鬼魅然亦不關休咎

鸚鵡指

凡鳥三指向前一向後惟鸚鵡兩指向後

批刺查明

士在未遇時遭人白眼得志後猶憶及之甚或見諸
語言文字閒要非盛德事也然亦有足快人意者昔

有某狀元赴公車時有同年爲山陽令投刺往謁令
批其刺令闖人查明回復某怫然而去及第後令以
厚幣謝過卻之寄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
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

談星

同里葉侃如茂才承慙學博才瞻無書不覽詩古文
詞金石篆隸書畫無一不善尤精於星學與余昕夕
過從爲莫逆交余自媿於星家言茫然不敢妄談且
素所不喜一日至其齋中先有一老學究在焉聞其

叩問曰行星卽緯星恆星卽經星已聞教矣夫行星或東或西永無定所雖考以行度亦有周天之時何以節氣參差終難吻合不若恆星環布空際皆有常處敢問侃如曰儻案之簡策證之秣家無不曰行星無定所而恆星有定者也要不知無定中未必終無定而有定者亦未必常定也蓋五星土最遠日行二分零三十六微積廿九年又一百五十四日六刻行天一周仍歸故位以節氣相較尙差半年若積五十八年三百零九日十二刻連閏日卽此兩周天考之

只差五十五日八十四刻雖此五十五日八十四刻
星已又行一度五十二分而其定在巳可測矣假如
至光緒甲申歲十一月初五日冬至土星躔申宮十
九度五十四分則後五十九年冬至照度加一度五
十二分必在申宮廿一度四十六分由此而小寒大
寒無不皆然他四星微有異木星則日行四分五十
九秒八十三年行天七周不加減而爲一大周天火
星則日行三十一分廿六秒又三分秒之二七十七
年行天四十二周越一度又三分度之二爲一大周

天金星則日行一度三十六分零七秒四十六微八
年繞日行十三周而爲一大周天若交節遇順合時
加半度退合時減三度水星則日行四度零五分三
十二秒半三十三年繞日行三十七次而爲一大周
天若交節遇順合時加一度遇退合時在戌酉申未
午巳六宮減四度辰卯寅子亥六宮減三度至於
恆星則每年必東移五十二秒六十九年八十三日
零過一度二千零七十六年零過一宮假如後年甲
申歲冬至日日躔丑宮初度適當箕宿初度後二千

年外冬至日日雖躔於此度而已不在箕宿度矣箕
宿且將至子宮矣卽現在丑宮之箕宿在軒轅甲子
時尙在辰宮之末未至於丑也豈得謂之不動乎此
其行星恆星之大略也客猶欲究問余笑曰君可休
乎頃聞所云能審五星各爲一輪乃同地球環日而
轉人在地球視之但見其行無定位故名曰行星而
恆星則雖晨昏變體春秋易位然斗在地面井必在
地下角在東奎必在西月有中星與時自不爽爾噫
星之學微矣哉吾輩今宵只談風月可也遂作別歸

來於燈屑默識之

南谿泛櫂圖

南谿在里之南隅地幽僻迴絕塵囂水陸皆通而陸
不如水之紆縈曲折凡經幾許竹籬茅舍乃得達彼
處有一田家卽余佃農每屆春日或攜筇或刺舟至
其室婦稚遙迎老農淪茗款待余必登場四望遠山
似黛嫩柳如金更有紅桃白李令人有遺世想庚辰
暮春邀集族叔鈍寥師醒連楊君侃如葉君紫僊紫
房殷氏昆季并率從子玉林兒子玉瀛玉庭提壺挈

榼泛權而去於場圃閒眺覽竟日相與賦詩而歸輒
命從子作南谿泛權第一圖辛巳春日重招師友暨
年少輩拾隔歲之墜歡結良辰之雅會仍命權再至
其地是日也山明川媚鳥語花香卽於六榻籬中席
地設茵列坐銜觴賦詩各有篇什日將暮鳥歸時忽
來一丐形癯衣垢出語頗文詰其何以來此丐曰今
日游眺張陵土阜名遠見諸公作推敲勢故特繞道
前來想公等今日必多佳作否則何以伸其雅懷醜
此美景乎席間人曰想汝亦必能詩者盍試吟之丐

請命題余曰卽景可也丐循籬繞行幾次遂朗吟曰
金鋪徧野散黃花翠疊平疇茁綠麻公子誰非能啜
墨老人應只愛看茶吟畢曰獻醜余曰非惟不醜且
甚佳第汝旣撫啜墨看茶之典看茶固僅一人而啜
墨者汝亦知有幾人乎丐曰不止一人若欲悉數之
則我謝不敏乞賜開導余曰非滕達道蘇浩然呂行
甫三人乎鈍叅師曰此三人之前已有幾人矣丐又
曰敢問蔡君謨胡爲看茶余曰以老病不能飲而性
又嗜茶只得把玩而已遂各贈青蚨并與之酒肴而

去醒翁對余曰依丐所云某與吾子則墨旣啜不著
茶又未可看也定當各浮一大白遂扶醉登舟而歸
歸來仍命從子作南谿泛櫂第二圖圖中有一詩丐
志其實也

梵語

辛亥春買櫂至萬安山掃墓便道訪覺阿上人於通
濟庵劇譚至暮不及歸舟畱憩於庵聽黃鸝聲上人
設紫萸綠筍和雜英爲饌論文說詩閒余偶詢其梵
語上人隨口誦出不下數百語余病健忘不能盡記

明日歸舟略書如干語如左阿蘭若閑靜處也蒼荀黃華也又梳支也屢提忍辱也優鉢羅青蓮華芬陀利白蓮華也優曇鉢無花果也阿脩羅又云阿素洛皆華云無酒也兜率陀知足也阿閼此云無動也旃荼羅亦云旃陀羅屠者也餘皆不能背誦然其意義未解雖多亦以奚爲

名媛貶謫

凡士人懷才不遇潦倒一生居賤食貧死於牖下余謂猶勝於閨閣名媛遇人不淑而致抑鬱天亾者也

是蓋天既畀之以才貌而又厄之以境遇誤之以配
偶促之以歲年吾不解蒼蒼者是何居心抑亦故意
貶謫之於塵世也耶每憶曩時從游於滌盦師家每
值天風草堂鼠姑盛開師必設讌招集及門諸子於
花下詩酒流連後堂聚花簾內則姬人與諸名媛亦
秉燭看花把酒賦詩每得篇章出示傳觀諸同人爭
相酬和往往竟宵達旦女史中惟顧慧英名壽珠爲
最卽顧師女公子也冰雪其性花月其容婀娜端妍
未可言喻固近古所未有也曹少芬名素雲年長於

顧與顧爲中表女昆弟姿容才調雖較顧遜一籌而亦迥出尋常餘或偏美姿首或獨擅才情咸受業於師皆絳帷中學詩女弟子也如是者三四載忽一夕堂前鼠姑數十本無故盡萎旋諸同人各牽人事星散雲飛矣女史亦各適人壻雖竝列膠庠而胸中除幾句爛時文外不識風雅爲何物醜斥女史不親中饋令學紡績詩牌畫牒硯匣筆牀盡束諸高閣塵封寸許未幾兩名媛憤悶成疾卒餘則不十年閒盡返瑤臺師與諸姬久經謝世同人輩亦十僅存一惟余

與王廣文猶巋然在焉雖皆狂奴故態不減當年而自撫頭顱將臻花甲每於酒闌鐙爇偶念及之不翅塵夢宛如隔世能不黯然神傷也耶

伎湯廉香

古人往往杜撰後人摭以爲典如陸放翁詩多用新語如厚味無人設伎湯徽芬時自炷廉香自注以松子胡桃蜜作湯謂之伎湯以炭末乳香蜜作溼香謂之廉香

寶貨錢

吳縣石叔平孝廉鴻翥其家藏書籍書畫金石積之累世幾富甲郡中迨經兵燹蕩然無存自恢復後居里中別業獨書籍重爲購蓄茲已不下數萬卷矣然向之錢癖雖未銷磨而竟不萌收藏之念偶爾談及則猶吁嗟三歎息者爲一古錢也細詢之始悉其尊甫芝泉學博司鐸嘉祥素知郡中某宦家藏一寶貨錢屢次往訪始得一見錢係周景王二十一年所鑄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鷓鴣月好皆有周郭重十二銖諸名人賞鑒題跋者不下數十家宋有蘇黃

元有趙文敏管夫人倪雲林明有文待詔董香光陳
眉公珍藏圖印不知凡幾當時有山西巨賈欲以千
金易此文錢而宦弗許未幾宦逝家落其子於卒
歲時出此錢并題跋欲質白金二百兩學博知之忻
然如其數畀之後學博捐館時惟命此錢寶藏勿失
及楮寇至盡將古錢若干與此寶貨儲諸鐵篋埋於
地下寇退欲發所埋已成一大坎余案錢古作泉泉
之興蓋自燧人氏以輕重爲天下然太古杳邈其詳
莫得而識之逮至成周其法寢具秦漢而降制作相

踵歲久類多湮沒無傳至如此錢誠希世之寶也況
加以古名家輩品評真蹟當必有神靈呵護其閒不
至銷滅但不識流落何人手耳

染鬚髮

長洲胡勗夫司馬秉璠自京都歸來云及吏部前粘
壁有售染白鬚髮藥以爲甚無謂也余曰張華博物
志已載染鬚法又唐宋元明鑷白詩甚夥惟元蔣復
軒鑷白髮一首最爲痛快詩曰勸君休鑷鬚毛斑鬢
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然舍鑷則有染之一法以鬚髮之白日盛月增勢必
鑷之無可鑷豈髡而後已耶至如陸展染白髮以媚
妾寇準促白鬚以求相是皆溺於所欲而不順其自
然者也京師盛行此藥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所需
耳

海上三奇士

平陵蔡寵九司馬鶴齡有海上三奇士詩王紫詮廣
文云造物忌吾輩才高無礙狂乾坤容不得海外作
詩王馬眉叔觀察云在昔韓擒虎手縛陳國主翰君

運兵謀談笑事已舉蔣劍人茂才云海上三奇士劍
老今已死頭顱解贈人

劍人嘗與人書云一顆頭顱不知何處奉贈

不愧

奇男子三人中眉叔年最少而屢參戎幕獲建奇功

將來勳業之隆未可量也若紫劍二老局促菰蘆徒

作紙上空談甚可惜耳然知眉叔之才者亦不過一

二當軸而已此時猶未能大展其抱負也天生奇才

何不使之一爲世用哉尙憶咸豐五六年閒海甯李

壬叔與劍老紫老竝居滬瀆同作寓公詩酒佯狂蔑

王侯而薄軒冕人多忌之雖貧弗悔也雲閒胡遠爲

作海天三友圖稱一時嘉語焉

勑設電線

從來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電氣通標行於泰西亦不過三十餘年耳以之傳遞信音瞬息千里幾於通六合爲一家視五洲如同室詎不神捷也哉中土亦知其善而議格初行事難勑始毘陵盛杏蓀觀察毅然起而爲之雖異論盈廷讒書滿篋弗顧也其開始終持之不惑俾觀察得行其說者李傅相也非觀察親開其端身任厥事則傅相雖欲行之而無其

人非傳相信任之專保持之力則觀察亦不能畢宣其蘊蓄也事相得而益彰功相贊而有成不益信與電線爲鐵路之權輿輪車之發軔將來必有繼之而興者中興富強之效安見不卽基於此哉

用兵神速

余友人在方照軒軍門幕中司筆札自粵歸述其所見云軍門酒量甚豪平日以參著製酒罄百觥無醉容自治文書夙興夜寐不少懈軍務雖鉅細必躬親家事則一概弗問也一日方張盛筵讌客忽有投書

告變者軍門一閱卽置諸懷袖猜枚射覆自若也但顧材官附耳一二語頃之入內復出客問頃所投函何事軍門出示以書則匪人將結黨作亂先起揭陽後襲普甯劫兩家財槁眾客變色作曰然則將奈何軍門笑曰先開已遣五百軍環守揭陽丁中丞圍五百軍往駐普甯城自撥五千金充餉業啟行矣讌畢軍門始從容就道先一日至匪人猝不及舉事渠魁咸受縛方太夫人先得信飭備戒嚴布置完密城中塵市宴然若無事者人咸服太夫人謀略鎮定爲不

可及惠州土匪揭竿羣起勢甚洶洶鄭蔡兩軍門先
往匪益聚眾力抗軍門從粵垣至港由水道進攻眾
方謀治具歎軍門軍門許以夕及晚往覘則已乘風
破浪去矣軍門一至匪卽解散立諭就近紳士將一
二首謀縛送大營寘之法兵不血刃地方甯謐咸謂
古來用兵之神速未有如軍門者也蓋軍門威望素
著前在惠州提督任嚴辦莠民匪咸懾服以爲日未
久猶畱餘孽云

姓爲姓姓爲名名似姓

前漢書有以姓爲姓者如姓偉是也又有以姓爲名者如射姓是也唐人有取以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又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此類者頗多暇當彙錄

精舍

精舍皆以晉孝武奉佛法立精舍引沙門居之故今人或以爲佛寺之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如後漢包盛檀敷劉淑皆有精舍是也謝靈

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亦此義也

丫頭

丫頭今呼侍婢名也蓋言其未成人時頭上所梳雙髻若丫卽漢之所謂偏髻也嘗讀劉賓客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爲小樊而作花面者何未開臉也余每憶幼時先大母沈太宜人先後蓄丫頭四五輩以侍左右中有一名柳枝者最慧善伺

人意若贈以劉詩正無少媿當時咸以柳姐呼之及
笄吳興沈茂才聘爲筵室迨避寇時人家都以舟居
漂泊不期得遇於澗泖之濱相睽幾三十載詢及先
太宜人至九十歲壽終猶掩面流涕觀其妝飾靚淡
乃悉孀居撫子子已游庠從戎得軍功保舉知縣矣
舟中尙有幼女僅十二齡聲音笑貌宛似當年柳姐
正欲詢其何往陡見賊船蜂至遂各解維散去後有
人傳語云隨子之江右任就養焉嗟乎光陰荏苒回
想當年不過一俊婢耳而今則居然白頭命婦矣能

不令人酒酣耳熱拔劍斫地歎壯歲之已非悲老年之倏至耶

蓋祿

蓋祿洌東人也本世家子幼遭寇擄逸出投爲林錫九中翰侍史時年十四已盡四子書尤喜誦葩經讀旨傳於唐宋元明詩集心酷好之常不釋手錫九於是授以韻譜壬戌仲冬錫九乘軒過我蓋祿從焉呼之至前指余謂之曰此乃汝之主人蓋祿遂伏地叩首余訝問何故錫九曰渠雅慕君才願爲穎士奴事

余四五載循分供職故薦之於君侍奉之外備奔走
供驅使焉惟體弱恐不勝重任耳余欲不允見祿有
泣狀於是憐其誠留之晨興灑掃客至獻茗出則隨
後性馴心敏夜於其臥室中吟咏不輟越四五日呈
稿乞閱習爲常半載積成束筍書法喜習鍾紹京靈
飛經點畫頗工錄改正本名曰嫩蘿小草余以此善
眎之而祿甚自得也孰意倅有一富商願以五百金
爲壽而易蓋祿余怒擯來使於門外不旬日忽來兩
隸袖出函柬函乃當日巨僚之子手筆也語簡意該

似遜賈倨欲躉借蓋祿入都東則巨僚名也余思叵
測不得已遣之來隸并傳主人命令祿必攜詩稿去
余因慰之曰新主亦愛才者爾無憂祿袖詩收涕叩
別去後五閱月錫九負夜來頓足歎曰蓋祿之耗聞
之耶蓋祿至彼處待極優渥欲貨其詩稿祿堅不肯
然稿已竊去祿因憤鬱成疾疾僅百日化爲異物言
訖相對潸然徧搜敝篋獲其舊作亟錄於左春晴回
文詩其一紗窗鬪碾嫩芽茶兩點餘妍放小花沙篆
鳥痕畱院靜叉魚聽撥權嘔啞其二寒禽曝羽翠林

巒野路尋春遇竹看蘭畹苗香絲柳綠瘦暑折齒屐
泥乾又有戲擬形容十題大言云五嶽團團都似餒
鯨魚收養硯池寬蒼天卻喜圓如笠渴飲三江半啜
乾小言云蝨嘴截來琢酒尊庖收蟻足作蒸豚茫茫
難走游絲路一顆胡麻數次吞纔云望炙稠涎口角
流杵中餈盡吮餘油鄰家動煑先勞鼻脯市門邊走
不休滑云逾脂賽玉美人贗似蠟如酥滴乳凝入水
偶捫龍頷下跛人著屐踏池冰醉云頗釋憂讒與畏
譏街頭躑躅每斜暉口中吼氣如糟糞欲買冥亭不

肯歸

吳諺醉漢買真亭歸

不澀云老人硬飯下喉隴凍指調絃

曲不終破衲野僧難補就一文錢乏此囊中喜云一

帆風順不多時探得驪珠把酒卮十畝農家收百斛

閨中湯餅洗紅兒嚇云偶爾登山山欲崩羝羊聽得

虎號騰頑童觸受村師怒樹杪猴猻瞥見鷹痛云強

鑷盈顛半白鬚鉞科初學刺肌膚烹螯指被雙螯斫

豹腳荒蟲劇口呼癢云鬚髻亂髮頸閒撓詩就迴腸

不許號非痛非麻又非木勸人切勿隔鞞搔此數首

余嫌其題近遊戲雖有思路而措詞未穩迴文又難

自然是以未改遺在敝麓茲錄原本仍不點竄一字
以存其真

雕談初筆卷八

七

波園王氏藏
書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八終